

# 卷一

此情之歸結

書名 花月痕全書十六卷 光緒十四年閏雙笏廬刊本  
撰者 清 魏秀仁 撰  
卷 卷一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3  
編號 D8665000

彩色首頁1

花月痕全書卷一

第一回

蚩蜉撼樹學究高談 花月留痕稗官獻技

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性也。情  
不足以盡之。然自古忠孝節義。有漠然寡情之人乎。

且相率而為偽。何況其他。乾坤清氣。間留一二情  
既不能策名於朝。下又不獲食力於家。徒抱一往  
之致。奔走天涯。所聞之事。皆非其心所願聞。而又



漢海樓流傳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5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花月痕全書十六卷 光緒十四年閏雙笏廬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五十一回

無人無我一衲西歸

是色是空雙棺南下

第五十二回

秋心院遺跡話故人

花月痕戲場醒幻夢

花月痕全書卷一

第一回

蚩蜉撼樹學究高談 花月留痕稗官獻技

此情之歸結

直入

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性也。情字。不足以盡之。然自古忠孝節義。有漠然寡情之人。乎。自習俗澆薄。用情不能專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且相率而為偽。何況其他。乾坤清氣。間留一二情種。上既不能策名於朝。下又不獲食力於家。徒抱一往情深之致。奔走天涯。所聞之事。皆非其心所願聞。而又

滄海橫流側





身無所

月痕發端

花痕發端

此情之發端



借梁夫人影  
起杜采秋借  
關盼盼影起  
劉秋痕

不能不聞所見之人皆非其心所願見而又不能不見  
惡乎用其情請問看官渠是情種善然墜地時便帶有  
此一點情根如今要向何處發洩呢吟風嘯月好景難  
常玩水遊山勞人易倦萬不得已而寄其情於名花萬  
不得已而寄其情於時鳥窗明几淨得一適情之物而  
情注之酒闌燈炮見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這段話  
從那里說起因為做鄉有一學究先生姓虞號耕心聽  
小子這般說便拂然道人生有情當用於正陶靖節閒  
情一賦尙貽物議若舞衫歌扇轉瞬皆非紅粉青樓當

場卽幻還講什麼情呢我們原不必做理學但生今之  
世做今之人讀書是爲着科名謀生是爲着妻子你看  
那一班潦倒名士有些子聰明偏做出怪怪奇奇的事  
動人耳根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樣搭他架子更有那放  
蕩不羈傲睨一切偏低首下心作兒女子態留戀勾欄  
中人你想他們有幾箇梁夫人能識蘄王有幾箇關盼  
盼能夠尙書大約此等行樂去處只好逢場作戲如浮  
雲在空今日到這裏明日到那裏說說笑笑都無妨礙  
只不要拖泥帶水糾纏不清纔好呢你說什麼情種又



枯木逢春卽  
元爲善長意  
頑石點頭卽  
惡人齋戒意  
人比木石不  
同卽愛有差  
等意此皆儒  
先語錄精義

確證

精理名言

是什麼情根。我便情田也要踏破。何從留點根。留點種  
呢。小子笑道。先生自知甚明。教人也還踏實。只是將情  
字徑行抹煞。試想枯木逢春。萌芽便發。生公說法。頑石  
點頭。無論是何等樣人。比木石自然不同。如何把人當  
個登場傀儡。古人力辨情淫二字。如涇渭分明。先生將  
情田踏破。情種情根一齊除。個乾淨。先生要行什麼樂  
呢。小子不敢說。求先生指教罷。學究勃然怒道。你講什  
麼話。先王人情以爲田。這情字。你竟認作男女私情。看  
麼。小子嗤的一笑道。先生你怎的不記得上。又有飲食

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呢。大抵人之良心。其發見最  
真者。莫如男女分上。故大學言誠意。必例之於好好色。  
孟子言舜之孝。必驗之於慕少艾。小子南邊人。南邊有  
個樂部。生用真男。旦用真女。燃椽燭。鋪紅氍毹。演唱醒  
妓偷詩等劇。神情意態。比尋常空中摹擬。強有十倍。今  
人一生將真面目藏過。拿一付面具套上。外則當場酬  
酢。內則爾室周旋。卽使分若君臣。恩若父子。親若兄弟。  
愛若夫婦。誼若朋友。亦只是此一付面具。再無第二付。  
更換人心。如此世道如此。可懼可憂。讀書人做秀才時。

大聲疾呼喚  
醒一切





荷生

癡珠

荷生采秋

癡珠秋痕

側重癡珠秋痕一邊賓主分明

三分中卻有一分真面目。自登甲科入仕版。蛇神牛鬼。麝至沓來。看官聽着。小子說過。今人只是一付面具。如何又說出許多面目來。須知喜怒威福十萬付面具。只是一付銅面具也。然則生今之世。做今之人。真面目如何行得去呢。你看真面目者。其身歷坎軻不一而足。即如先生所說。那一班放蕩不羈之士。渠起先何曾不自檢束。讀書想為傳人。做官想為名宦。奈心方不圓。腸直不曲。眼高不低。坐此文章。不中有司繩尺。言語直觸當事。逆鱗又耕無百畝之田。隱無一椽之宅。俯仰求人。浮

沈終老橫遭白眼。坐困青氈。不想尋常歌伎中。轉有窺其風格。傾慕之者。憐其淪落。繫戀之者。一夕之盟。終身不改。幸而為比翼之鶼。詔於朝。榮於室。盤根錯節。膾炙人口。不幸而為分飛之燕。受讒謗。遭挫折。生離死別。咫尺天涯。賈恨千秋。黃泉相見。三生冤債。雖授首於藁街。一段癡情。早銷魂於蓬顆。金焦山下。空傳痊鶴之銘。鸚鵡洲邊。誰訪玉簫之墓。見者酸鼻。聞者拊心。愚俗無知。轉成笑柄。先生你道。小子此一派鬼話。是憑空杜撰的麼。小子尋親不遇。流落臨汾縣。姑射山中。以樵蘇種菜。



以稗官說稗  
官故能脫出  
稗官蹊徑

眼目

宗旨

總挈



欲歌欲哭可  
謂可傳

為業。五年前春凍初融。小子鋤地。忽地陷一穴。穴中有  
一鐵匣。內藏書數本。其書名花月痕。不著作者姓氏。亦  
不詳年代。小子披覽一過。將俟此中人傳之。其年夏五。  
早魃為虐。赤地千里。小子奉母避災太原。苦無生計。忽  
悟天授此書。接濟小子衣食。因手抄一遍。日攜往茶坊。  
敲起鼓板。賺錢百文。負米以歸。供老母一飽。書中之是  
非真假。小子亦不知道。但每日間聽小子說書的人。也  
有笑的。也有哭的。也有嘆息的。都說道。書中韋癡珠。劉  
秋痕。有真性情。韓荷生。杜采秋。李謾。如李夫人。有真意

氣。即劣如禿僮。傻如跛婢。戇如屠尸。嬾如酒徒。淫如碧  
桃。狠如肇受。亦各有真面目。躍躍紙上。可見人心不死。  
臧獲亦剝果之可珍。直道在民屠酷本英雄之小隱。至  
如老魅焚身。鷄棲同燼。么魔蕩影。兔脫遭擒。鼯鼠善緣。  
終有技窮之日。猢猻作劇。徒增形穢之羞。又可見天道  
循環。無往不復。冤有頭。債有主。願大眾莫結惡緣。生之  
日死之年。即顧影亦慙。清夜小子嘗題其卷首云。

有是必有非  
是真還是假  
誰知一片心  
質之開卷者



今日天氣晴明。諸君閒暇無事。何不往柳巷口一味涼茶肆。聽小子講花月痕去也。其緣起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爲全書總序。煌煌大文。發聾振聵。登泰山觀日。其初固未嘗有日也。海波蒼莽。萬星倒影。天色空碧。一望無際。此亦極天下之奇觀也。而觀日之人。若未嘗見焉者。夫亦曰彼固日尙未出耳。倏而海水蒸紅。天光凝赤。一輪朝曦。騰躍而起。心搖目駭。嘆曰妙哉日乎。觀止矣。登黃山之觀雲也亦然。

山氣未合。峯巒百變。觀雲之人。亦若未嘗見焉者。夫亦曰此固非雲也。迨氤氳靄黶。俯仰幻化。始瞿然嘆曰妙哉雲乎。觀止矣。夫奇觀而至於海。而至於黃山。其人皆若未嘗見焉者。此其眼界之謬。胸次之俗。豈復可以言觀日與雲哉。而究不能謂之謬與俗者何也。迫於所未見。故不覺忽於所已見也。非然者舉首而見者。豈非日與雲耶。所謂妙者果何在耶。造物者之示人以巧也。非海無以觀日出之奇也。非山無以見雲之奇也。如此篇卽海之





於日山之於雲也。吾願讀此書者。幸勿若觀日觀雲者之若未嘗見焉者也。

第二回

開局宏麗

花神廟孤墳同灑淚 蘆溝橋分道各揚鑣

京師繁華靡麗甲於天下。獨城之東南有一錦秋墩。上有亭名陶然亭。百年前水部郎江藻所建。四圍遠眺。數十里城池村落盡在目前。別有瀟灑出塵之致。亭左近花神廟。編竹為牆。亦有小亭。亭外孤墳三尺。春時葬花。於此。或傳某校書埋玉之所。那年春闈榜後。朝議舉行鴻詞科。因此各道公車。遲留觀望。不盡出都。此書上回所表韋癡珠。係東越人。自十九歲領鄉薦後。遊歷大江。

出花神廟。點上折。直注到四十。五回。花痕。

正敘癡珠



敘癡珠例作  
駢體

出萬庶常

二十三回下  
折張本

靜極思動

文情閒曠

敘荷生卻用  
暗筆帶筆定  
賓主也

又有賦心

南北西登太華。東上泰山。祖士雅氣概激昂。桓子野性  
情悽惻。癡珠兼而有之。文章憎命。對策既擯於主司。上  
書復傷乎執政。此番召試詞科。因偕窗友萬庶常同寓  
圓通觀中。託詞病暑。禮俗士概屏不見。左圖右史。朝夕  
自娛。光陰易度。忽忽秋深。鄉思羈愁。百無聊賴。忽想起  
陶然亭地高境曠。可以排拓胸襟。也不招庶常同往。只  
帶隨身小童名喚禿頭。僱車出城。一徑往錦秋墩來。遙  
望殘柳垂絲。寒蘆飄絮。一路到也。爽然不一會到了墩  
前。見有五六輛高鞍車。歇在廟門左右。禿頭已經下車。

取過腳踏。癡珠便慢慢下車來。步行上墩。剛到花神廟  
門口。迎面走出一羣人。當頭一箇美少年。服飾甚都。面  
若冠玉。唇若塗硃。目光眉彩。奕奕動人。看他年紀。不過  
二十餘歲。隨後兩人。都有三十許也。自舉止嫺雅。前後  
四箇相公。跟着說說笑笑。又有一箇小僮。捧着拜匣。癡  
珠偕禿頭閃過一邊。舉目瞧那少年。那位少年也將癡  
珠望了一望。向前去了。癡珠直等那一羣人都出了門。  
然後緩步進得門來。白雲鎖徑。黃葉堆階。便由曲欄走  
上。見殿壁左廂。墨瀟淋漓。一筆蘇字草書。寫了一首七



律便念道

總挈全書大旨

出荷生妙一  
空說部窠白

山姓韓妙

癡珠憐才

雲陰瑟瑟傍高城。閒叩禪扉信步行。水近萬蘆吹絮亂。天空一雁比人輕。疎鐘響似驚霜早。晚市塵多匝地生。寂寞獨憐荒塚在。埋香埋玉總多情。癡珠看了一遍。訝道。這首詩高華清爽。必是起先出門那位少年題的。再看落款。是富川荷生也。不知其姓名。正自呆想。只見一箇沙彌從殿後走出來。癡珠因向前相見。隨問他可認得題詩這人。沙彌道。這位老爺姓韓。時常來僧們這裏逛。陶然亭上也有他題的詩。卻不知道官名住宅。癡珠道。這首詩好得狠。是箇才子之筆。你對汝師父講。千萬護惜着。別塗抹了。沙彌答應了。便隨癡珠逕迤上陶然亭來。滿壁琳瑯。癡珠因欲讀荷生的詩。且先看款。忽見左壁七律一首。款書春日招芝香綺雲竹仙稚霞諸郎修禊於此。後面書荷生醉筆四字。不禁大笑。便朗吟道。

舊時煙草舊時樓。又向江亭快禊遊。塵海琴樽銷塊壘。春城鶯燕許勾留。桃花如雪牽歸馬。湘水連天泛白鷗。獨上錦秋墩上望。蕭蕭暮雨不勝愁。

引起全書諸雅集花痕



癡珠想道此人清狂拔俗。瀟灑不羈。亦可概見。惜相逢不相識。負此一段文字。緣了沈吟良久。向沙彌要了筆。硯。填台城路詞一闕云。

蕭蕭落葉西風起。幾片斷雲殘柳。草沒橫塘。苔封古刹。纔記舊遊攜手。不堪回首。想倚馬催詩。聽鶯載酒。轉眼悽涼。虛堂獨步。遲徊久。何人高吟祠畔。弔新碑如玉。孤墳如斗。三尺桐棺。一杯麥飯。料得芳心不朽。離懷各有。儘淚墮春前。魂銷秋後。感慨悲歌。問花神知否。

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孤墳灑淚



自吟一遍。復書款云。東越癡珠。秋日遊錦秋墩。讀富川荷生陶然亭花神廟詩。棖觸閒情。倚聲和之。寫完便擲筆。笑向沙彌道。韓老爺再來。汝當以我此詞質之。休要忘了。沙彌亦含笑答應。遞上茶來。癡珠兀自踱來踱去。瞧東瞧西。禿頭道。老爺你看天要下雨。我們回去。路遠着哩。癡珠仰首一看。東北上黑雲布滿。遂無心久留。急忙下墩。上車而去。這且按下。卻說荷生這日。自錦秋墩進城。已有三下多鐘。一路蕭蕭疎疎。落起細雨來。同行一爲謝小林侍御。一爲鄭仲池太史。侍御因招荷生攜

出謝小林鄭仲池四十六



同張本

以敘為補

四日小飲顧曲山房。正上燈賭酒。只見青萍回道。老蒼頭來接老爺回去。說明經畧軍營摺弁。送來經畧書信。并聘金三百兩。現在寓處。候老爺呈繳。且有話面回。荷生遲疑道。明節相去歲掛印時。原欲邀我入幕。我彼時因春闈在邇。婉辭謝去。今有書來。想必還為這事。但教我怎樣處呢。侍御道。現在詞科既阻於時艱。歸路又梗於烽火。何不乘此機會出都。未為不可。一面催跟班上菜。荷生立起身道。菜已有了。二君偕諸郎多飲數杯。小弟且告辭回去。一看侍御也不強留。吩咐提燈送出大門。

插入明經畧  
小傳筆墨閑  
雅補敘中  
細針密縷卻  
不見有補綻  
之迹

門看過上車。方纔進去。看官聽着。這明經畧名祿。本是國家勳戚。累世簪纓。年方四十五歲。弓馬嫻熟。韜畧精通。而且下士禮賢。毫無驕奢氣習。五年前與韓荷生的老師三邊總制汪鴻猷先生一同出使西域。汪總制屢屢言及生平得意門生。惟有荷生一人。文章詞賦。雖不過人。而氣宇宏深。才識高遠。曾在秦王幕府佐治軍書。意欲招之幕中。又恐其不受羈束。彼時明經畧已存在心中。後來倭寇勾結西域回民作亂。四方刀兵蠢動。民不聊生。汪公奉命防海。明公奉命經畧西陲。臨別時。經

眼目



畧向汪公求薦人才。汪公又把荷生說起。經畧立時欲聘同行。荷生因要應宏詞科。不肯同往。經畧心頗悵悵。不料回匪日更猖獗。經畧駐兵太原。一面防邊。一面調度河南軍務。接濟兩湖兩江兩廣各道糧餉。控制西南。出入錢穀。日以億萬計。羽書旁午。所有隨帶文武及留營差使各官。雖各有所長。卻無主持全局器量。因想起荷生是汪公賞鑒的。必定不差。近知詞科停止。因致書勸駕。荷生自舊臘入都。迄今已九閱月。潤筆之絹。諛墓之金。到手隨盡。正苦囊空。得此機緣。亦自願意。遂定於

九月十二日出都。荷生此行。是明經畧敦請去的。自然有許多大老官。及同年故舊。送驢敬。張祖席。自彰義門至蘆溝橋。車馬絡繹。那荷生仍是疎疎落落的。帶了老

出蘆溝橋○  
點下折  
就荷生一邊  
說早影起癡  
珠來

山斷雲連文  
心若錦

蒼頭賈忠。小童薛青萍。並新收長隨索安翁。慎一路酬應。到得蘆溝橋。已是未末申初時候。剛至旅店。適值門口擁擠不開。將車停住。只見對面店中。一小僮伏侍一人。上車衣服。雖不十分華美。而英爽之氣。見於眉宇。且面熟得狠。一時卻想不起那裏見過。正在凝思。謝侍御及一班同鄉京官。還有春慶部。聯喜部。相公們。一齊迎



眼目

出便急忙跳下車來。是晚卽在行館暢飲通宵。次日起身午後長新店打尖。到得房中見新塗粉壁上有詩一首。歎書九月十二日。韋癡珠出都計自丙申宿此十度矣。感懷得句不計工拙也。想道這韋癡珠不就是十年前上那平倭十策這人麼。因朗誦道：

殘秋條欲盡。客子苦行役。行行豈得已。萬感在心曲。浮雲終日閒。倦鳥不得宿。薊門煙樹多。蘆溝水流濁。回首望西山。蒼蒼耐寒綠。

看畢嘆一口氣。想道：此詩飄飄欲仙。然抑鬱之意見於

荷生憐才

卿須憐我我  
憐卿

言表才人不遇千古如斯。因觸起昨日所見的人。不知是否此君。看他意緒雖甚無聊。氣概卻還莽兀。我這回出都好像比他強多。其實淪落天涯。依人作計。正復同病相憐也。兀坐半晌。只見索安回道：護送營弁請老爺今日尖後換轎。荷生想了一回。說道：坐轎甚好。昨天悞了半站。今日着他們多備兩班夫。赶上正站。汝們遲到都不妨呢。看官你道荷生要趕正站。是何意思。他記起蘆溝橋上車。那人是在花神廟門口。注意瞧他的此刻。因人想詩。因詩想人。恨不一下問明。豈知癡珠在都日



眼目  
補敘癡珠出  
都情事作收  
以癡珠爲通  
篇起說明全  
書爲癡珠一  
人而作也

分道揚鑣

久資斧告罄。生平又介介不肯丐人。此番出都。因陝西  
是舊遊之地。且與兩川田節度公子有同遊草堂之約。  
決計由晉入秦。由秦入蜀。把箱篋書籍。概託萬庶常收  
管。自與禿頭帶一付鋪蓋。一領皮袍。自京到陝。二十六  
站。與車夫約定兼程前進。你道荷生大隊人馬。那裏趕  
得上他。正是

大海飄萍。

離合無定。

萬里比鄰。

兩心相印。

到底荷生癡珠蹤跡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爲全書緣起。明經畧荷生癡珠。均於漠不相  
關中。敘出相關來。又絕無牽強痕迹。龍門合傳法  
也。







才人淪落跟  
踏道長喜不  
足與人道悲  
亦不必與人  
言也非躬歷  
其境不能說  
得如許真摯  
含蓄無盡低  
徊欲絕

第三回

憶舊人倦訪長安花 開餞筵招遊荔香院

話說癡珠單車趨行不日已抵潼關習鑿齒再到襄陽  
蒯子訓重來灞水一路流連風景追溯年華忽然而喜  
忽然而悲雖終日兀坐車中不發一語其實連編累牘  
也寫不了他胸中情緒便口占一絕道

蒼茫仙掌秋搖落灞橋柳錦瑟惜華年欲語碑在  
口

吟畢喟然長嘆禿頭正在車頭打盹忽然回頭道此去



生平介介於此可見

漱玉小傳



敘癡珠愛知太傅恰與荷生受知汪總制相配敘窈園實敘癡珠生平

滄洲動玉階

長安只有十里多路。老爺進城。何處卸車呢。癡珠想道。西安儘有故舊。但無故擾人。又何苦呢。便說道。借們進城找店罷。轉瞬車到東門。剛進甕城。忽見從城內來了一車。車內坐着一人。定睛一看。原來是一故人。姓王字漱玉。係長安王太傅長孫。與癡珠同年。這日要往城外探親。適與癡珠相值。兩邊急忙跳下車來。驩然道。故漱玉因問道。前月接萬世兄信。知吾兄有蜀道之遊。不想今日便到。如何走得這般快。但如今那裏卸車呢。癡珠未答。禿頭在傍道。老爺要找店哩。漱玉道。豈有此理。難道西安許多相好。都不足邀吾兄下榻麼。癡珠笑道。不是這般說。小弟急欲入川。擬於此時竟不奉訪。俟回陝時再與故人作十日之歡。漱玉笑着吩咐跟人道。你們趕緊飛馬回家伺候。一面說。一面攜着癡珠的手道。我們同坐一車。好說話些。你的車叫管家坐着。慢慢的跟來罷。原來漱玉家中有一座園亭。是太傅予告後。願養之地。極其曲折。名曰窈園。太傅開府南邊時。癡珠尙幼。最爲太傅所器重。後來與漱玉作了同年。值逆倭發難。因上書言事。觸犯忌諱。禍幾不測。賴太傅力爲維持得



寡鶴誤一響

周南留滯古  
所惜

借碧梧山房  
影起梧仙非  
伎設也

情文醜厚

放開時事側

重舊人  
領起上折

徐月華徐字  
眼目○月痕

才月痕全書卷一

以無罪未幾太傅予告攜入關中所以園中文酒之會  
癡珠無不在座所有聯額題咏癡珠手筆極多因此一  
家內外男女無一人不認得癡珠先是家丁回家說章  
老爺來了這漱玉太太便分派婢僕將邃園中碧梧山  
房七手八腳鋪設起來是夜兩人相敘契闊對飲談心  
傷風澤之寢微痛劫灰之難問癡珠忽慘然吟道人生  
有通塞公等繫安危我近來絕口不談時事矣停了一  
會漱玉因問癡珠道你記得七年前進京娟娘送僧們  
到灞橋行館麼那一夜你兩人依依情緒至今如在目

前你的詩是七絕兩首便吟道

灞陵驛畔客停車惜別人來徐月華濁酒且謀今

夕醉明朝門外即天涯

玳梁指日誓雙棲此去營巢且覓泥絮絮幾多心

上語一聲無賴汝南雞

是不是呢癡珠道你好記性這兩首詩我竟一字都忘  
了漱玉道自然忘了癡珠慘然高吟道十年一覺揚州  
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便問漱玉道你如今可知娟娘是  
何情狀呢漱玉道我前年見過一面纔曉得他嫫死了

懺悔人

才月痕全書卷一

七



眼目

長安花

以補爲卸

倦看

若斷若連

點下折  
開錢筵

花月痕全書 卷一  
以後聞人說他哭母致疾閉門謝客。近來我不大出門。便兩年多沒見人題起他蹤跡。如今長安名花多着哩。遲日招一個人領你去逛逛罷。癡珠道我也聽得人說。這幾年秦王開藩此地。幕中賓客都是些名士。北里風光自然比向時強多了。二人於是淺斟細酌。塵襟渴滌。燭跋三現。尙未散筵。只見小了鬢攜着明角燈。回道太。太說夜深了。韋老爺初到車馬勞頓。請老爺少飲。給韋老爺早一點安歇罷。漱玉笑道我到忘了。只顧與故人暢談。遂盡一壺而散。晚夕無話。次日飯後。漱玉果招一

個人來。姓蘇。字華農。係府學茂才。漱玉自去城外探親。西安本係癡珠舊遊之地。是日同華農走訪各處歌樓舞榭。往往撫今追昔。物是人非。不免悵然而返。第三日。漱玉回家也。跟着同遊一連數日。總訪不出娟娘信息。癡珠就也懶得走了。彼時便有親故陸續俱來。癡珠也。不免出去應酬一番。更把訪娟娘一事擱起。再且癡珠。急於入川。只得將此事託漱玉華農慢慢探問。一日三人正在山房小飲。門上送進單帖。係癡珠世兄弟呂龍文。專爲癡珠餞行。請漱玉華農作陪。末注一行云。席設



坊名大佳  
出荔香院

招遊

歌聲一層

殘柳一層

繡轂一層

寶髻坊荔香仙院務望便衣早臨。是荷癡珠將單遞給。華農道這荔香院你認得麼。怎的僧們沒有到過。漱玉笑道這地方華農是進不去呢。如今龍文請你。你題上知字。我們都陪你走一遭罷。閑文敘到了那日。三下多鐘。龍文親自來邀。恰好華農在座。便四人四輛車向寶髻坊趕來。此時已是十月將終。朔風漸烈。癡珠初進巷。只便遙聞一陣笙歌之聲。又走了半箭多路。到了一家前面。車便站住了。四人一齊下車。只見門前一樹殘柳。跟班先去打門。癡珠細看兩扇油漆黑溜溜的大門。

門上硃紅帖子。是終南雪霽。渭北春來。八箇大字。早有人開了門。在門邊伺候。癡珠四人相讓了一回。跨進來。便是一條磚砌甬道。院中卸着一輛雕輪繡幃的轎車。甬道盡處。便是一箇小小的二門。進去。門左右三間廂房。廂房內人已出來。開着穿堂中間碧油屏門。癡珠留心看那屏門上匾額。隸書荔香仙院。四箇大字。門中灑藍草書板聯一對。是

呼龍耕煙種瑤草。

踏天磨刀割紫雲。



細膩風光



集句。癡珠贊聲好。跨進屏門。便是三面遊廊。中間擺着  
大理石屏風。面面碧油。亞字欄干。地下俱是花磚砌成。  
烏籠花架。布滿廊廡。上下四人緩步上廳。便有了鬟掀  
起大紅夾毡軟簾。早有一股花香撲鼻。方才要坐下。早  
聞屏後一陣環佩之聲。走出一麗人。髻雲高擁。鬢鳳低  
垂。嬾嬾婷婷含笑迎將出來。把眼瞧着癡珠道。這位想  
是章老爺麼。龍文笑道。你怎麼認得。便攜着麗人的手  
向癡珠道。此長安花史中第一人物。小字紅卿。吾兄細  
細賞鑒一番。可稱絕豔否。癡珠深深一揖道。天仙化人。  
我癡珠瞻仰一面。已是三生有幸。賞鑒兩字。你可不唐  
突麼。紅卿笑道。章老爺如此謬賞。令我折受不起。便讓  
四人依次而坐。屋係三間大廳。兩邊俱有套間在內。一  
會了鬟捧上茶來。紅卿親手遞送已畢。又坐了片刻。漱  
玉便向紅卿道。我輩雖非准客。竟欲到你小院一坐。不  
知可否。紅卿笑道。豈敢。早陋。恐章老爺笑話。說着  
便往裏請了鬟。前面領着。轉過屏後。又一小小院落。由  
東邊一道粉牆。進了一個垂花門。南面牆下有幾十竿  
修竹。枝葉扶疎。面南便是三間小屋。窗上滿嵌可窗玻

全書例敘宮  
室隨手點綴  
各極其工



卽借室中橫額引入正文毫不費力



精神團結一

玻璃進了屋門。只覺暖香拂面。原來三間小屋。將東首一間。隔作臥室。外面兩間。遍裱着文綾。西南牆上。掛着一箇橫額。上寫道。玉笑珠香之館。欸書富川居士癡珠細審筆意。極似韓荷生。便向紅卿問道。這富川居士。可是韓荷生麼。紅卿點頭道。是。漱玉道。紅卿室中。有一字不是荷生寫的麼。紅卿因問癡珠道。你在京會過他沒有。癡珠道。人是會過。詩也讀過。只是不曾說過話。紅卿道。你如今可曉得他的蹤跡麼。癡珠道。他狠闊。我出京時。聞他爲明經畧。聘往軍營去了。紅卿癡珠說話時。漱玉

立起身來。步到東屋門邊。掀開房簾。招呼癡珠下炕道。你看那壁上許多詩箋。不是荷生小楷麼。癡珠踱入臥室。見茵藉几榻。亦繁華亦雅淨。想道。風塵中人有此韻致。不減娟娘也。便從那柳條詩絹上。七絕四首。瞧起。看到第三首。吟道。

神山一別便迢迢。近隔蓬瀛水。一條雙槳風橫人。不渡玉樓殘夢可憐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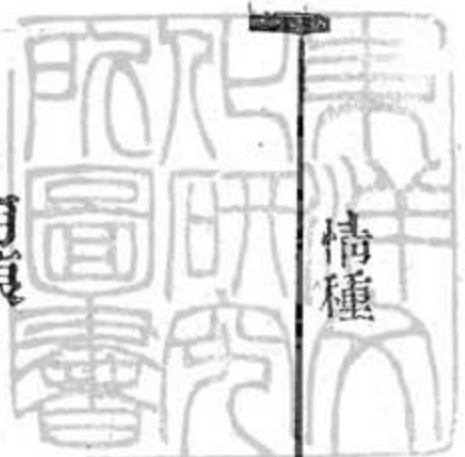
便道。哦。這就是定情詩麼。再瞧那烏絲冷金箋上。金縷曲一闕云。



與上文一絕  
句如一鼻孔  
出氣  
全書大旨

情種

月痕



轉眼風流歇。乍回頭。銀河迢遞。玉簫嗚咽。畢竟東風無氣力。一任落花飄泊。纔記得相逢時節。霧鬢煙鬟人似玉。步虛聲。喜賦瑤臺月。誰曾料。輕輕別。旗亭莫唱陽關疊。最驚心。渭城衰柳。灞橋風雪。翠袖餘香猶似昨。咫尺河山。遠隔恐。兩地夢魂難接。自問飄蓬成底事。舊青衫。淚點都成血。無限事。向誰說。

漱玉便向癡珠道。這便是荷生去年留別之作。沈痛至此。又望着紅卿道。你們相別轉眼便是一年光陰。實在飛快。紅卿一面答應。一面眼圈早已紅了。漱玉便不往下說。癡珠又瞧那泥金集句楹聯云。

秋月春風等閒度。  
淡妝濃抹總相宜。

點頭道。必如紅卿方不負此等好筆墨。紅卿即讓四人在房中坐下。道。你的詩名早有人向我說過。自古文人相輕。實亦相愛。你這般傾倒荷生。怎的見面不扳談呢。癡珠便將花神廟匆匆相遇。及先後題詩一節。詳敘出來。紅卿道。你看過他的詩。你心中自然有了他。他以後

深深款款香



讀你的詩。又不知怎樣想你呢。你愛他的詩。他今年都中還有詩寄來贈我。我如今統給你瞧罷。說畢便喚了頭取鑰匙向枕函檢出浣花箋數紙遞給癡珠。大家都走攏來癡珠展誦道。

冰綃霧縠五銖輕。記訪雲英到玉京。苔徑曉煙窗外溼。桂堂初月夜來明。菱花綽約窺新黛。仙果清芬配小名。最是凝眸無限意。似曾相識在前生。銀壺漏盡不成眠。乍敘歡情已黯然。萍梗生涯悲碧玉。桃花年命寫紅箋。團香和淚常無語。理鬢薰

十妓小影  
花痕



衣總可憐。莫話飄零。搖落恨故鄉千里。皖江邊。便道原來紅卿是安徽人。流轉至此可憐可憐說畢又往下念道。

玲瓏寶髻重盤雲。百合衣香隔坐聞。秋剪瞳人波欲活。春添眉嫵月初分。紫釵話舊渾如夢。紅粉憐才幸有君。杜牧年來狂勝昔。只應低首縷金裙。黃昏蜃氣忽成樓。怪雨盲風引客舟。水際含沙工伺影。花前立馬幾回頭。

哎呀。怎麼起了風浪。不能見面了。紅卿道。一言難盡。請

第十四回以下文字涵蓋箇裏

第二十四回以下文字涵蓋箇裏



月痕

花痕  
秋痕前車

都與下半部  
隱相激射

凝珠倒影

花痕

本  
四十八回張

花痕

往下看罷這還好呢。癡珠又念道。

同心小柬傳青鳥。偕隱名山誓白鷗。獨看雙棲梁上月。為儂私撥鈿篋篋。

名花落溷已含冤。欲駕天風叫九閭。一死竟拚銷粉黛。重泉何幸返精魂。

癡珠讀至此。正要與紅卿說話。誰知紅卿早已背着臉。在那窗前拭淚。龍文便道不用念了。癡珠如何肯依。仍接着念道。

風煙變滅愁侵骨。雲雨荒唐夢感恩。祇恐乘槎消

息斷海山十笏阻崑崙。

鴨爐香暖報新寒。再見人如隔世難。握手相期惟有淚。驚心欲別不成歡。黃衫舊事殷勤囑。紅豆新詞反覆看。淒絕灞陵分手處。長途珍重祝平安。金錢夜夜卜殘更。秦樹燕山紀客程。薄命憐卿甘作妾。傷心恨我未成名。看花憶夢驚春過。借酒澆愁帶淚傾。恨海易填天竟補。肯教容易負初盟。珍珠密字寄烏絲。不怨蹉跎怨別離。芳草天涯人去後。蘆花秋水雁來時。雙行細寫鴛鴦券。十幅新



針鋒相對前  
路如許文字  
都不過爲此  
一句而設

忍心繫念不  
能不絕念情  
分不深不致  
有此境情分  
不薄遂有此  
支離之想嗚  
呼是孰使之  
然哉

痛心不得不

填。荳蔻詞。駐景神方。親檢取。銀河咫尺。數歸期。  
吟畢。大家贊道。好詩纏綿宛轉。一往情深。癡珠到也不。  
發一言。慢慢將詩放在棹上。目視紅卿。默默不語。紅卿  
停了一會。道。章老爺。汝與娟娘情分也。自不薄。癡珠聽  
說。娟娘便急問道。紅卿。你知他下落麼。大家見紅卿突  
說。娟娘也覺詫異。便一齊靜聽起來。紅卿沈吟一會。道。  
你既念他。你爲何分手以後。不特無詩。且無隻字。娟娘  
每向我誦爲郎憔悴卻羞郎之句。輒泣然淚下。癡珠紅  
着眼。睚道。這薄倖兩字。我也百口難分了。只是事既無

成。萬里片言。徒勞人意。到底娟娘如今是怎樣呢。紅卿  
道。說起娟娘。我也摸不出他的意思。我家向日避賊入  
陝。投奔於他。深感他恩義。後來我撑起門戶。他嫵便死  
了。娟娘素來孝順。將衣飾盡行變換。以供喪葬。自此不  
塗脂粉。長齋奉佛。前年三月初三夜。忽來與我作別。說  
要去南海朝觀音。我方勸他心。卽是佛。不必跋涉數千  
里路。況目下南邊多事。如何去得。次日卽有人傳說。娟  
娘留一紙字。給他姊妹。領一婢。不知去向。你道奇不奇。  
呢。大家聽說。呆了半晌。癡珠尤難爲情。一會巨燭高燒。



總束一筆

酒。斮。雜。陳。絲。竹。迭。奏。無。奈。癡。珠。紅。卿。各。有。心。事。雖。強。顏。歡。笑。總。無。聊。賴。正。是

兒女千秋恨。人前不敢言。

夜來空有淚。春去渺無痕。

不到二更癡珠便託詞頭痛散席偕漱玉先回去。龍文二人也就散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紅卿實傳娟娘也。善讀者可悟烘雲託月對鏡取影之法。

第四回

短衣匹馬歲暮從軍。火樹銀花元宵奏凱。

形勢瞭然

紗逆倭騷擾  
委曲詳盡為  
四十七回張  
本

插入員逆為  
全書線索

話說太原本古冀州之地。東連燕豫。西界大河。北有甯武。偏頭雁門諸關。坐制稱雄。屹然為神京右衛。逆倭連年由海道蹂躪各省。北天津登萊。南則由甯波滋擾。浙江由瓜州滋擾。三江復援金人。冊立偽齊。故事封了粵西巨寇員壽泉。竊踞金陵。於是淮海之間。大河南北。以及兩湖土匪蜂起。逆倭遂得以橫行無忌。朝廷賦額日虧。軍儲日絀。全靠西陲完善之區。轉輸支應。山右尤畿





錢荷生參贊之功

歲暮

指畫情勢

疆屏蔽西北膏腴。是年春間。豫州節度武公部下官軍。迭獲勝仗。逆倭勢感。勾引河東土匪。竄入平陽。計欲結連關外回番各部。由草地潛入燕雲。幸明經畧北來。士卒用命。漸次撲滅。是以駐節并州城中。相機勦滅。韓荷生就聘到軍。磨盾草檄。持籌高唱。此其餘事。始而冀州。肅清。繼而協同豫州武節度官軍。尅期勦賊。得以專籌各道軍餉。此皆韓荷生一力贊成。經畧所以十分器重。忽忽之間。早是十二月了。一日探馬報稱。口外回民聚眾數十萬。醞酒插血。將由關外直撲宣花錦州等處。經

畧急請荷生計議。荷生笑道。此謠言也。自古出塞。必在春夏。日下窮冬。漫山積雪。毋論回民不是銅筋鐵肋。試想草枯水涸。人馬如何走得去呢。但邊境近稍甯靜。有此謠言。亦不可不早爲防備。以愚見料之。大約回民將誑我張皇北顧。乘虛度河。擄掠。故造此謠言。教我顧彼失此。爲今之計。當先委幹員前往潼關。探偵動靜。更傳檄雍州節度。早爲捕治。蒲關一帶。亦不可不暗暗戒嚴。老經畧高見。以爲何如。經畧喜道。先生此論。洞徹匪徒肺腑。話猶未畢。只見門上傳鼓。遞進蒲關總兵燒角文。



十七

十六

萬餘人

西岸



流寇蔓延誤  
在遲延作者  
殆憤而為變  
其局

佈置

從軍

書一角。經畧忙借荷生一同披覽道。

鎮守蒲關總兵游長齡。謹稟節帥大人閣下。敬稟者。十二月十七日午刻。據黃河渡口巡檢原士規稟稱。探得十六日夜三更。潼關城中失火。關門大開。回民萬餘人鼓躁而入。一城文武俱被殺害。聲言聚眾三十萬人。將行北渡。卑鎮卽刻出往河干。察看見賊兵帳房。布滿西岸。現蒲關守兵。自裁撤後。只有八百餘名。深恐兵力單薄。不足防禦。幸各鄉俱有團勇。力扼河岸。惟慮蜂擁而至。眾寡不敵。

專此飛稟

看畢。便向荷生道。果不出先生所料。但事已至此。如何是好。荷生慨然道。此等烏合之眾。大人當以先聲奪之。便令解散。萬不可片刻遲延。今日已四下多鐘了。大人起馬。萬不及事。乞發令箭。調顏參將林遊擊。各帶左右翼兵一千名。連夜出城駐紮。五更兼程。趨行限五日。到蒲大人於明日未刻。統領大兵出城十里駐紮。二十二日長行。某願隨鞭蹬。供大人指揮。經畧遲疑道。救兵如救火。固當以速為妙。但今日卽行調兵。恐勢有不及。奈



料敵如神

眉飛色舞

二十日一早  
第二日

兼人之材

何荷生道。左右翼兵。卽在本營。軍裝原無不備。着今夜駐紮城外。正爲兵丁一切餽糧器械計耳。賊一路必有耳目。若知大兵卽到。自然心生畏沮。據報聚眾三十萬人。此自狡賊虛張聲勢。然數萬人。是必有的。此數萬人。未必皆無父母兄弟妻子田產。大半爲賊偏脅出來。某請爲密行曉示。令其自相離異。且平日官軍就道。籌餉辦裝。日延一日。救兵幾有遲至半箇月。尙未出城者。大人朝聞警。暮出兵。鼠輩聞風。定當膽落。看某仗劍爲大人。殺賊哩。經畧道先生計畫周到。卽請先生同行。所有機宜。悉憑先生調度。說畢。便傳中軍捧過令箭。教隨荷生到帳前。施令果然。事權在手。威信及人。二十日一早。顏林二將。早已帶兵向蒲州趨行去了。第二日。經畧亦偕荷生出城。將一切籌餉事宜。統交節度曹公。荷生又將平日先催那一處。先解那一處。某處用某人。某人熟某事。開明節畧。送給曹公。曹公接辦。自不費手。也着實欽服。荷生材幹。這且按下。且說顏林二將。曉夜趨行。到得中途。忽奉令箭一枝。錦囊一箇。內固封密札。二人忙折開同看道。



兵機

顏林二將小傳

自有火器而兩軍相見騎射幾廢而不用作者特表之為四十七回五十回張本

總論

言之慨然

頃探得河南土匪阿大郎等因潼關失守勢復蠶起。攻陷陝州。兩將軍所帶左右翼兵由小路星馳抄至陝州。一鼓殲除。無留一人。再於礮石關左右樹林中留兵二百名。不時巡哨。多設旌旗。以為疑兵。定於正月十五日二更後至潼關看城中火起。接應不得有違。

看畢。急照密札催兵前進去了。看官你道顏林二將是何等樣人。顏參將名超。係武進士出身。林遊擊名勇。係營伍出身。顏善使單刀。林善使畫戟。俱有萬夫不當之

勇。且兩人各有一樣絕技。顏參將能於百步之外。樹林中數過第幾枝第幾葉。射之無有不中。林遊擊能發連珠箭。一開弓。射倒三人。再無閃得過的。只是心氣粗暴。言詞大戇。動輒得罪長官。以致十年還是一箇守備。一箇千總。自經畧到晉。尅復平陽。會勦陳汝。他二人便超羣絕倫。為經畧賞識了。不半年間。以軍功擢至參遊。眼見得去總兵不遠哩。看官汝道人生可不要逢箇知己。麼。閑話休講。說他兩人到了河南。果然土匪縱橫。焚村劫舍。顏林兩將所帶皆百戰之兵。分路勦除。不日即將



捷

流寇縱橫十餘年此數萬人新得潼關竟不能移徙寸步有人佈置周密扼其衝而挫其銳也然則賊亦何難乎哉

上文所謂密行曉示者此也

陝州收復并按着柬帖在峽石關一帶設下疑兵專等十五日。到潼關接應。暫且不表。且說那賊匪據了潼關。十餘日不能渡河。城中不過數里地方。能彀搜得出幾多糧草。將向華陰進發。又被西安重兵攔住去路。將往河南擄掠。忽聞經畧遣將將陝州土匪斬殺無遺。并探得一路均有伏兵。幾次出城俱被官軍擊退。且烏合之眾本無紀律。回子與番子只知奸淫擄掠。有勇無謀。弄得箇箇魂驚膽戰。已有散心。忽一日潼關城中貼了幾十處大營告示。眾人瞧道。

欽差大臣經畧西南世襲一等威勇侯明示。為愷切曉諭事。爾陝甘回民自李唐以來轉徙內地。食毛踐土千有餘歲。我朝天覆地載。漢民回民從無歧視。乃者逆倭犯順。天地不容。神人共憤。曷是已窮之技。豈無可突之圍。釜底遊魂。苟延旦夕。爾等乃受其指揮。并勾番部兼脅良民。豈知天上軍來若風掃葉。漢家兵到如日沃霜。本爵欽承威命。統領元戎。招募悉拳勇之材。團練集爪牙之利。燕犀排出。爭淬芙蓉。代馬驅來。久肥苜蓿。四圍礮火。



興高采烈

事大如椽

仁人之言

上文所謂解  
散者如此

元宵 花痕

十五日早晨

黃昏時候

花月夜全書 卷一

中天掣列缺之鞭。一片刀光半夜射。望諸之魄。蝟  
 鋒立折。螳斧徒勞。惟思二百年列聖垂謨。但有如  
 傷之念。十餘萬生靈就溺。誰無欲拯之心。為此特  
 宣明諭爾等。俱有官骸。亦念駢誅之慘。誰無妻子。  
 盍思孥戮之冤。兵弄潢池。原屬無知赤子。戈投毋  
 野。卽爲歸順。黔黎本爵。旣往不咎。咸與維新。予以  
 免死之牌。示之投生之路。倘執迷不悟。甘心從逆。  
 則城破之日。必盡殺乃止。其毋悔。某年正月某日  
 給。

於是回民每夜輒有百餘人縋城。私詣大營求給免死  
 牌。旬日之間。來者愈衆。將十萬免死牌。給發殆盡。經畧  
 一切事務。俱與荷生計議。且屢奉嚴旨。急命尅復潼關。  
 便覺十分愁慮。那荷生每日。仍是輕裘緩帶。飲酒賦詩。  
 并傳知蒲關城內居民。照舊安業。開放花燈。到了十五  
 日早晨。荷生在經畧帳中。傳出令箭二枝。密札二箇。一  
 箇與蒲關游總兵。一箇與本營李副將。二人看了密札。  
 各自分頭行事。衆人皆不知是何緣故。到了黃昏時候。  
 城中銀花火樹。一色通明。荷生乘馬。帶了五十名兵。在



月一○此回  
四月字皆月  
痕也  
二更時候  
月二

又一个更次



月三

風一

東岸

燈市遊了一回自行出城去了。經畧營門。毫不見些動靜。再說顏林二將。到了十五日午後。行至潼關二十里外。飽餐戰飯。預備接應。先差探馬探聽。回報大營賊營隔河相對。未曾打仗。二人心中疑惑。不一會。日色西沈。月光東上。二人騎馬當先。逶迤望潼關進發。到了關前。已將近二更時候。只見月明如晝。隔河大營。角鼓角無聲。又無船隻渡河。只好將兵在汊岸扎住。又過了一箇更次。仍無消息。四隻眼只往城中看着。兵士些也有坐的。也有立的。都磨拳擦掌。等候打仗。猛然一回頭。見隔

河大營中。赤的的一枝號火。騰起直上雲霄。二將便知有了消息。便命眾兵一齊上馬。隨後又見起了兩枝號火。話言未了。關內信炮連聲。月明之下。到看不出火光。只見滾滾黑煙衝天。四起人聲鼎沸。二將便令軍士順風向賊營放起火來。麾兵上前。正要衝殺。隔河大營也就大開營門。萬炬齊出。都在東岸上列成隊伍。卻不渡河。那時城外賊營正在睡夢之中。驚醒倉卒接戰。怎當二將的兵。驍將勇。霎時已經死了一半。一半拋戈棄甲。沿河逃生。正在追殺之際。城內關門大開。先擁出三五



關收復

百人皆是黃布包頭。大聲招呼官兵進城殺賊。四望城上。塙口人俱站滿敵樓。上懸出一盞大紅燈。上寫着斗大的一箇順字。二人看了大喜。且不去追趕餘賊。帶領眾兵殺進城來。是夜賊眾因探得蒲關內大放花燈。所以毫無防備。半夜忽然聽得四處火起。人聲大呼道。我等皆明大人官軍。投降者免死。所有賊首沙龍巴戟帶着一千心腹。一時措手不及。四散跑出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正要出城。迎頭遇着顏林二將。一陣好殺。只見尸橫遍巷。血流成渠。便折轉頭來。想出東門逃命。二

有聲有色

游總兵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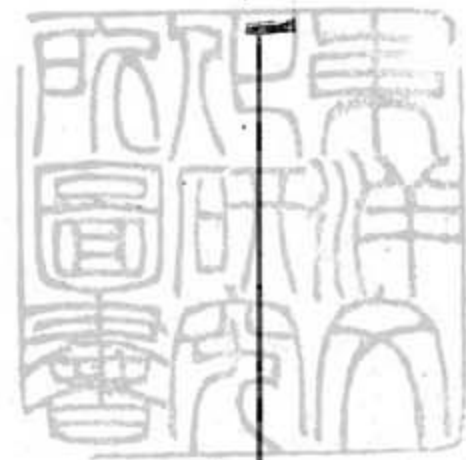
顏林游三人  
合兵一處

四更

將隨後正趕。忽見賊匪紛紛倒地。四路炮響鎗鳴。迎面在刀光中閃出一將。手舞大刀。正在那裏殺賊。猶如砍瓜切菜。原來是蒲關游總兵。見了二人十分大喜。便道。明爺有令。傳與二位。見頭包黃布者免死。於是合兵一處。搜殺城中。番回各匪。救滅煙火。安撫良民。此時已是四更。城內城外。這一陣殺死的賊。約有萬人。投降者亦有萬眾。只有賊首數人。尙帶着一夥悍賊。拚命殺出城外。又合城外的餘賊。番子回子。一共尙有數千。便想渡河往西搶掠。忽見隔河岸上。一片火光。綿亘不絕。遂教



五更過了  
月四  
風二



李副將出面

東方已白  
荷生李副將  
一路  
總結一筆

番兵引路。打草地內。順着河往西行走。卻喜回頭一看。并無追兵。遂放心大膽而進。意欲待天明之後。尋着村庄。攜些飲食。又走了一箇更次。已是五更過了。約莫也走了二三十里。月色漸漸西沈。拂拂曉風。吹得那河岸上。敗葦叢蘆。沙沙亂響。遠遠望見河旁。似有幾輛大車。停住。往前再走。荒草愈多。正在尋覓路徑。忽聽一聲炮响。三面火光驟發。前後俱被大車滿載柴草。灌上了油。把路都塞斷。一陣風過。遍地的枯草烘烘燒着。草內先埋下無數的鐵炮。引着藥線。直裂橫飛。只燒得這一夥數千賊匪。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往河中亂跳。溺死的也不計其數。其餘均焦頭爛額。血染黃沙了。看官你道這場火。是那裏來的。就是荷生。早辰派的李副將在此埋伏。算定賊匪必由此路。故此燒他。一箇盡絕。荷生帶了數十名心腹健卒。正在高阜瞭望。見大功已成。十分歡喜。時東方已白。隨即與李副將會在一處。向潼關來方到關下。早望見經畧大燾。正在渡河。顏林游李四將皆列隊相迎。經畧一到西岸。見了荷生并四將。便笑吟吟的向荷生拱手道。深勞先生妙算。竝諸將勤勞。一戰



不漏  
奏凱  
收束全篇

餘波逗起第  
六回文字

功成可喜可賀。遂與荷生并馬入城。出榜安民。將生擒賊首一齊梟斬示眾。委員訊問未出城回民有眷屬者。悉令回籍。其單身者。交地方官安插。時雍州節度駐紮同州。約期相見。高宴三日。硤石關伏兵二百名。亦已調回。大兵便凱歌渡河。回太原去了。凡秦晉官民無不仰慕荷生丰采。每出至道途擁擠不開。看官汝道熱鬧不熱鬧呢。正是

苟有用我  
輕裘緩帶

帷幄運籌  
名士風流

自是逆倭聞風。再不敢窺伺山右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荷生為全書大綱領。而游李林顏四將。隨手帶出。游李詳於第八回。故此畧之。其文前開後合。無一筆滲漏。卻不見局促。如月照影。月過影失。如風掃葉。風止葉盡。珠圓玉潔之文也。







花月痕全書卷一終



